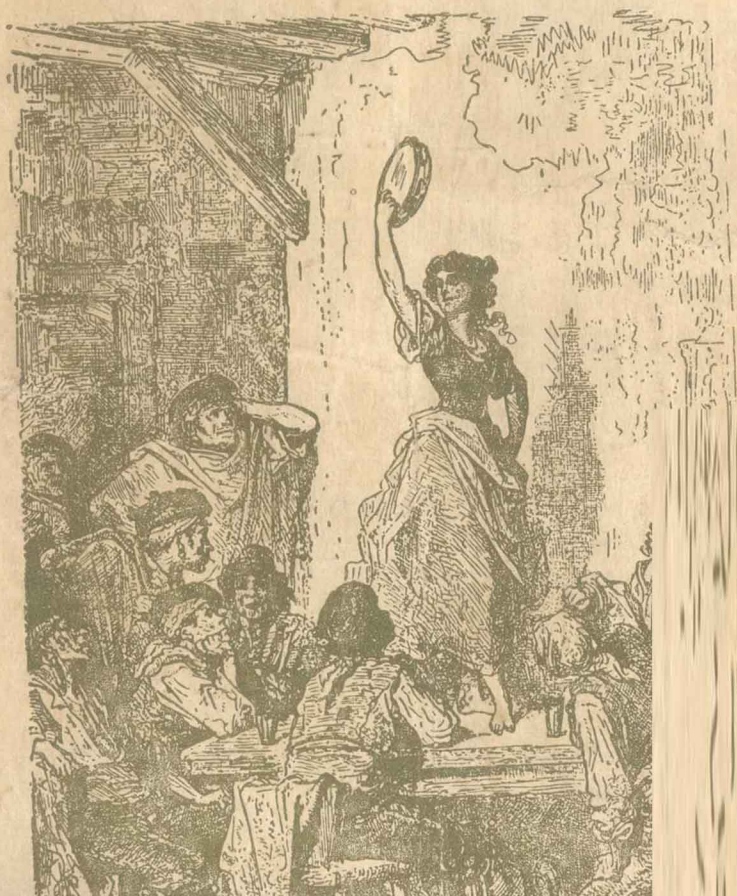


卡爾曼

梅里美著



梅 里 美
卡 爾 曼

葉 君 健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五 · 上 海

Prosper Mérimée
Carmen

Librairie Ancienne Honoré Champion, Paris 1927

卡 爾 曼

原 著 者	法 國 梅 里 美
翻 譯 者	葉 君 健
出 版 者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印 刷 者	上 海 市 印 刷 三 廠 (上海香港路一一七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

書號(757)[VII I 17] 類別 文學—小說
字數 54000 字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3 1/8
1955年3月上海第1版—第1次印刷 1—11100 冊

定價 三角五分

內 容 提 要

卡爾曼是一個美麗的吉卜賽女人。她的性情粗獷。就資產階級的道德說來，她是一個叛逆。但她有她自己的道德；她忠實於她自己的感情。當她愛一個男人的時候，她可以爲他犧牲一切；當她的愛情一中止時，苦勸、哀求、武力的威脅就全都無法打動她的心。她這種倔強的個性終於帶給她滅亡，可是這種滅亡本身是英勇的。她代表完全沒有被資產階級「文明」所毒害過的那種人；通過她的故事，我們可以看出這種人感情的純潔和崇高性。



B. Meunier

前記

梅里美（一八〇三——一八七〇年）是法國十九世紀前半期的一個偉大批判現實主義作家。他活在那個時代，正是西歐資產階級全盛的時代。在法國，正如在英國一樣，資產階級已經鞏固了既獲得的政權，並且還在積極向外發展，掠取殖民地。英法帝國主義者的聯軍在我國廣州的登陸（一八五七年）和翌年的攻佔大沽口，就是梅里美生前的事情。資產階級的社會秩序這時已經完全穩定下來，並且還建立起了整套資產階級的道德哲學，支配着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剝削制度為基礎的關係。

梅里美本人是一個不信教的無神論者，因此當時維護資產階級道德體系的宗教，沒有能完全束縛住他的獨立思考能力。雖然他擺脫不了他本身市民階級的成見，但他藝術家的敏感性和求真的熱忱，已經能使他看出資產階級的醜惡：貪婪、庸俗、自私、殘忍。他的這種認識同時也使他理解到，在資產階級制度下人類的情感受到了歪曲，真實的個性正在被泯滅；由此他更進一步看出資產階級的道德是假仁假義的，充滿了虛偽和欺騙。這種離奇現象，他

認爲是對人類的一種侮辱。所以他對於這種現象的揭露，也顯得非常尖銳和深刻。

他傑出的作品是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之間完成的，而在這些作品之中他的一些短篇和少數中篇特別值得重視。它們不僅表現出他藝術的天才，還表現出他的憎和愛。他憎恨資產階級的『文明』和它對人類個性所起的腐蝕和歪曲作用。他歌誦人類心靈中尚未被這種『文明』所腐蝕和歪曲了的本質，他頌揚一切反抗資產階級道德體系的那種英勇的本能。因此在他的作品中人類原始的情感與資產階級虛偽『文明』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成爲他經常接觸的主題。

卡爾曼便是以這種主題爲中心的一篇小說。

卡爾曼是資產階級道德體系以外的人物，也就是說，她是一個尚未被資產階級虛偽和市儈惡習所腐蝕過的人。她的性格粗獷，她的感情直率。當她愛一個人的時候，她沒有任何利害的考慮，也不計較什麼得失。她交出她的一切，她可以爲她的愛人冒任何危險，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但當她的愛情一中止時，她就不再感到對過去的愛人有任何約束。哀求、苦勸、甚至武力的威脅都是無法更動她的意志的。她要求她自由的權利，而且她敢於作這種要求。在這個問題上，她一點也不敷衍，不含糊。這對於她愛過的人說來，是一種公正和老實的態度，對於她自己說來，是一種忠實和勇敢的行爲。當死擺在她面前的時

候，她也不願意虛偽而背叛她自己的感情。她毅然地赴死——她的死，就它本身說來，也是一種英勇的行爲。

她的這種個性與資產階級的市僧道德是決不相容的，因此它對於資產階級的道德體系，起的是破壞作用。所以在資產階級的「文明人」看起來，卡爾曼是一個叛逆，一個陰險狡詐的女人。但通過她，我們可以看出資產階級道德的虛偽和墮落，與她所接觸過的資產階級的上流人物——那個自鳴得意的英國軍官和那個滿肚皮學問的法國紳士——在她面前顯得多麼愚蠢，軟弱和沒有個性！即使她愛過的那個霍塞，因為他跟資產階級的文明已經發生過一些關係，有時也不免顯得軟弱和無力。

卡爾曼是一個明朗的人物，一個勇敢真誠的女人，因此她的形象在人民的心中獲得了永恆的生命。以她爲主題的音樂、詩歌、繪畫和電影層出不窮；人民並不因爲她的經常出現或時代的變遷而感到厭倦。

這篇小說梅里美發表於一八四五年。這正是作者的天才發展到了最高峯、寫作藝術達到了成熟境地的時期。當時富有情感和色彩的浪漫主義風格正在高度的發展；但梅里美似乎並沒有受到這種時尚的影響。他的風格和文字是非常樸素和簡單的。他不作空洞的呼號或感情的賣弄。他的每個字完成一定的任務，不能多，也不能少。他的每個句子表現出一

具體的內容，不留下任何模糊不清的概念。他不用陳詞濫調，但是也不故作新奇。他從活生生的當代語言中提煉出最富有生命的字句而創造出他獨特的風格。因此他的文體雖然簡潔，但是生氣勃勃，充滿了新鮮的活力。

他的故事結構也是簡單樸素的。他沒有冗長的敘述和不必要的描寫。故事的前後邏輯也非常緊湊，始終吸引住讀者的注意力和興趣。但是他並不以誇張的手法或過度的渲染，來造成故事的頂點或加強某一個重要的關節。他的筆墨是謹嚴的，他的敘述是澄淨的。讀者在他的敘述中可以體會一種舒緩勻稱的節奏，隨着這種節奏的進展，讀者在不知不覺之中到達故事的頂點，因而最後獲得感情的激動。卡爾曼便是一個具體的例子。

作爲一個批判現實主義作家，梅里美在氣魄方面及不上他同時代的巴爾扎克和斯當達爾，但是由於他具有卓越的藝術技巧，他的批判富有極大的說服力量，因而也發生重大的影響。所以雖然他的作品不多，在十九世紀的西歐作家中，他肯定地要算是一個巨匠。

*

卡爾曼後面有作者關於吉卜賽人的起源和文字的幾段考據。因爲這與故事的關係很少，故略去未譯。書裏的三幅插圖是與古斯特·杜列 (Louis Auguste-Gustave Doré) 的作品，他是梅里美同時代的法國傑出藝術家。他的畫以富有幻想和幽默感見稱，代表作有拉伯雷

的卡剛都亞與龐大固埃，巴爾扎克的談諧的故事，但丁的神曲，塞萬提斯的唐·吉訶德，密爾頓的失樂園，和聖經等插圖。

譯者

—

當一些地理學家把曼達①的戰場放在巴斯杜里·波尼人②的國度——在現在的蒙達附近，在馬爾貝拉北邊大約十二里的地方——的時候，我總懷疑他們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東西。

根據我個人從西班牙戰役的無名作者的文章中、以及奧松那公爵的圖書館裏所搜集來的一些材料而作的揣測，我相信我們應該在蒙蒂拉附近去尋找這個有紀念性的地點：愷撒在這兒曾和共和國的勇士們最後大打過幾個回合③。一八三〇年初秋，我碰巧來到了安達路西亞；我作了一段相當長的旅行，想把一直壓在我心上的一陣疑團搞清楚。我希望，我不久將要發表的一篇回憶錄，能把一些誠懇的考古學家心中所有的任何疑慮一掃而光。不過，在我這篇論文解決這個使許多歐洲學者苦惱的地理問題之前，我想先向您講一個小小的故事。它不會影響到曼達究竟在何處這個有趣的問題的。

在科杜巴僱好了一個嚮導和兩匹馬以後，我就出發了，全部行李便是一本愷撒史話和幾

件襯衫。有一天，我在加且那平原的一帶高地上旅行，感到極度疲倦，渴得要死，又被烈日烤得發焦。在痛痛快快地把愷撒和龐貝的兒子們咒罵了一通以後，我發覺在我正在走的這條路的遠處，有一片小小的綠色草原，上面長着些蘆葦和燈芯草一類的東西。這說明附近一定有泉水。事實上，當我走近的時候，我察覺到我所假想的那塊草地原來是一片沼澤。一條似乎從加布拉嶺中的一個峽谷裏流出來的小溪，到這兒就消失了。我推斷：假如沿着這溪流向上走的話，我可能找到更清涼的水，裏面沒有那麼多的水蛭和青蛙；同時可能還在石壁之

① 曼達 (Munda)，羅馬帝國在西班牙南部的一個屬地。

② 巴斯杜里·波尼人 (Bastuli-Poeni)，住在西班牙南部海岸上，一個與古代住在地中海東岸的菲尼基 (Phoenician) 人相混合的一個意卑里 (Iberian) 種族。

③ 蒙達 (Morda)，在現代馬拉加西南九十里的地方。

④ 愷撒的妹妹嫁給了龐貝。這兩位親戚聯合統治着羅馬帝國（在形式上是一個共和國）。不過愷撒連年在外出征，政權大部分落到了龐貝手中，所以兩人就成了仇敵。結果龐貝被愷撒打敗。後來龐貝的兩個兒子格那烏斯 (Gnaeus) 和塞克斯都斯 (Sextus) 在西班牙舉兵反抗。愷撒與他們會戰於曼達。愷撒的陣地是在山下，地形非常不利。他們來回作了好幾次拉鋸戰，但是愷撒終於擊潰了這兩個兄弟，除去了最後的敵人。

間找到一些可以休息的蔭涼地方。當我們走進山峽口的時候，我的馬嘶叫了一聲；同時另外一匹我所瞧不見的馬也立即應和起來。走了不到一百步，這個山峽豁然展寬了，露出一塊像天然圓形劇場的空地，周圍峻峭的山崖在它上面投下一片陰影。對於一個旅人說來，比這更令人滿意的休憩地恐怕不容易找到了。在一個石崖下面，這條溪流朝上翻起一層層的泡沫，隨後就流進一面小小的水池。這水池底裏鋪上了一層雪白的沙子。五六株美麗的綠橡樹——風永遠吹不到它們，同時泉水灌溉着它們——亭亭地立在泉邊，並且在這泉上撒下一層濃密的蔭影。最後，在這水池的周圍，一片細密而光滑的草地可以供人作爲一個睡覺的地方；它比你在附近六十里以內的旅店裏所能找到的任何床鋪都好。

發現這塊美麗地方的光榮，不應該完全歸於我一個人，因爲，已經有一個人在這兒歇涼了。當我走進來的時候，無疑地他正在酣睡。馬嘶聲把他驚醒過來。他便立起身，走到他那匹馬的身邊去——這畜牲利用牠主人睡覺的機會，已經把附近的青草大嚼了一頓。他是一個很活潑的年輕人，中等身材，但是體質強壯，目光陰沉而傲慢。他的膚色當初想必是很漂亮的；不過因爲日晒的緣故，現在變得比他的頭髮顏色還深了。他一隻手挽着馬的韁繩，另一隻手握着一桿黃銅槍。老實說，這桿槍和這位持槍人的一副兇相，起初頗有點使我驚惶。不過我已不相信有強盜這麼一回事兒，因爲雖然我曾聽到過那麼多關於他們的故事，却一直

不會遇見一個。此外我曾看到過許多老實的農民，常常全副武裝去趕集。所以現在看到一件武器並不能就使我懷疑這位陌生人的品行。而且我自問：他要我的這幾件襯衫和埃爾澤微爾版的愷撒史話幹嗎呢？所以我對這位持槍的朋友很隨便地點了點頭，同時微笑地問他：我是不是擾亂了他的睡眠。他把我從頭到腳打量了一下，一句話也不說。不一會兒，他似乎對我的察看已經感到滿意，便以同樣的注意力把正在走上前來的我的那位嚮導打量了一番。我發現我這位嚮導的面色變得慘白起來。他止住腳，顯得十分害怕。「這真是狹路相逢！」我自語着。不過我的機警立刻就使我不顯出驚恐的表情。我下了馬，叫我的嚮導把馬鞍取下來；於是我在泉水旁跪下，把頭和手浸到水裏去洗了一下；隨後我就伏在地上，像基甸的壞兵[●]一樣，喝了一大口水。

同時我研究了一下我的嚮導和這位生人。前者不太願意走上前來；後者似乎對我們沒有懷什麼惡意，因為他讓他的馬走開去，而且他的槍起初是平托着的，現在他也讓槍口朝下了。

我覺得我不應該因為他對我似乎沒有禮貌而生氣，所以我就在草地上直直地躺下來，並

● 舊約上說，基甸有一部分的兵士跪下喝水，耶和華就叫基甸不要用這些人去攻打米甸人，因為他們不行。

且用一種很隨便的神情問這位帶槍的人有沒有打火石。同時我拿出我的雪茄煙盒來。這位陌生人還是不開口，只是在衣袋裏摸了幾下，取出一塊打火石，同時很快地替我打出火來。顯然地，他現在已經通點人情了，因為，雖然他還沒有放下他的槍，他却在我對面坐下來了。我把雪茄點好以後，就揀出剩下的雪茄中最好的一支，問他是不是也抽煙。

「抽，先生，」他回答說。

這是我聽到他講的第一句話。我注意到，他的「S」這個字母的發音跟安達路西亞的唸法並不一樣，因此我就得到一個結論：這人跟我一樣，也是一個旅人，只不過不像我那樣愛考古罷了。

「您會覺得這東西很不壞，」我說，同時遞給他一支真正的哈瓦那雪茄。

他微微地點了一下頭，把他的雪茄在我的煙上點着，然後他又點了一下頭，表示對我感謝，同時以一種很欣賞的姿態抽起煙來。

「啊！」他感歎地叫了一聲，同時讓他的頭一口煙從嘴裏和鼻孔中徐徐地冒出來，「有多長一段時間我沒有抽過煙了！」

在西班牙，一支雪茄的授受可以建立起一種友誼，正如東方人的分吃麵包和鹽一樣。出乎我的意料，我的朋友竟非常健談。此外，雖然他自稱是蒙蒂拉這地方的居民，但他對於這

個區域却似乎相當生疏。他連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個美麗的山谷的名字都不知道。這附近任何村子的名字，他也說不上來。最後，當我問起他有沒有看過附近的一些殘破的城牆、寬邊的瓦、雕刻的石頭的時候，他老實地說他從來不會注意過這類東西。在另一方面，他似乎是一個研究馬的專家。他把我的馬品評了一通——這當然不是太難的。於是他就敘述他那匹馬的世系：牠出自科杜巴一家有名的養馬場^⑤。牠的確是一匹不平凡的牲口。牠是那麼耐勞；據牠的主人說，牠有一次一天奔跑了一百二十里路。在他喋喋不休的談話中，這陌生人忽然間把話頭勒住，好像因為話講得太多而感到有些驚恐和不安。「我現在急於要趕到科杜巴去，」他繼續說，顯得頗有些窘。「有一件案子要向法官申訴……」他隨說隨即把我的嚮導安東尼奧盯了一眼。後者就把頭低了下來。

這陰涼和泉水使我感到那麼愉快，以致我想起了蒙蒂拉的一些朋友們裝在我嚮導行囊

⑤ 安達路西亞人把「S」的音讀得很輕，跟「C」的柔音和「Z」沒有分別——西班牙人把這兩個音讀得像英文中的 th。人們只須聽到「Señor」這個字就可以辨別出安達路西亞的口音來。——梅里美。

⑥ 哈瓦那(Havana)古巴的首都。這兒產的雪茄煙是全世界聞名的。

⑦ 科杜巴以產馬著名。在拿破侖戰爭時代，西班牙皇室在科杜巴特設有養馬場(Haras de Cordova)。

裏面的幾片鮮火腿來。我叫他把這些東西取出，同時邀請了這位生客來參加這次臨時想起的便餐。除了說他很久不會抽過煙以外，他還給我另一個鮮明的印象，那就是他至少在四十八小時以內不會吃過什麼東西。他吃起來真像一隻餓狼。我想，我的出現，對於這傢伙說來，真可說是天賜之福。然而我的嚮導却吃得很少，喝得更少，同時連一句話也不講——雖然在我們旅行的頭一個階段，他顯得是一個無與倫比的話匣子。我的這位客人似乎使他偏促不安，某種我無法猜透的疑懼把他們兩人之間的距離愈拉愈遠。

最後的幾片麵包和火腿已經吃光了。我們兩人各自又抽完了一支雪茄。我叫我的嚮導把馬備好，於是我就向我的這位新朋友告辭了。這時，他問我今夜打算在什麼地方過夜。

在我還沒來得及注意到我的嚮導對我做的一個手勢以前，我已經向他回答道，我準備到魁爾波客棧去。

「對於您這樣一位紳士，先生，那可是很糟的一個旅店啦……我也是到那兒去的。如果您准許我奉陪的話，我們可以一塊兒去。」

「很好，」我說，同時騎上了馬。

當我的嚮導爲我托鞍鐙的時候，他又遞過一個眼色。我聳了聳肩作爲回答，對他表示我一點也不心慌。於是我們就開始走了。